

大字
足本箋註隨園詩話

帰葉山房叢行

卷之二十一

箋註隨園詩譜卷十五

錢塘袁枚著

松江雷瑨君曜註釋

元相連昌宮詞夜半鼓樂聲爲質老達定場屋因清書音樂志每歲正月十五日于宮門外達國門橋至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起棚脚路從昏達旦觀之謂之場屋故也今誤稱場屋爲試士之處

今人動稱勾欄爲教坊甘澤謠

唐人說書撰輯

辨云漢有顧成廟設勾欄以

扶老人非教坊也教坊之稱始於明皇因女妓不可隸太常故別立教坊王建宮詞李長吉館娃歌俱用勾欄爲宮禁華飾自義山倡家詩有簾輕幕重金勾欄之詞而勾欄遂混入妓家

今人以荷包爲荷囊蓋取劉偉明詩曰西清寓直荷爲橐左蜀宣風繡作衣之句按紫荷者以紫爲袴囊服外加於左肩是周公負成王之服一名契囊見張晏註丙吉傳宋書禮志朝服肩上有紫生袴囊綴之朝服外呼曰紫荷以盛奏章是紫荷非今之荷包明矣惟三國志云曹操好佩小鞶囊似今之荷包

柴欽之年少貌美賦詩自夸云即今叔寶

晉衛玠字叔寶

神清少敢坐羊車

晉衛玠美

姿容少時來羊車至洛陽市見者咸以為璧人有幾人余接漢書注羊車定張車也非羊所牽之車也然晉武帝在宮中乘羊車遊宮人以竹葉洒鹽以引羊是牽車者羊也猶之如淳注楚歌雞鳴歌也非楚人所歌也然高帝為戚夫人曰若為吾楚歌吾為若楚舞又明是楚人之歌

魏書禮志曰徒歌曰謡徒吹曰和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毛謂之樂然則素琴禮記祥之鼓素琴以示終笙歌禮記檀弓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以告哀不可謂之樂也宋玉黼傳遭欽聖之喪猶召樂妓舞而不歌號曰亞樂余故題息夫人廟有簫鼓還須亞樂迎之句

人疑東坡詩云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三十九不得稱龍鍾按蘇鶴演義龍鍾謂不昌熾不翹舉之貌廣韻龍鍾竹名老人如竹搖曳不能自持唐人談錄載裴晉公未第時過洛中有二老人言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相僕聞以告公笑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王忠嗣以女嫁元載歲久見輕遊學於秦為詩曰年來誰不厭龍鍾雖在侯門似不容二人皆於少年未

第時自言龍鍾

張平子歸田賦

漢張衡字平子賦載文選

連為小謝

以靈運

別於詩人

選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蓋指二月也

小謝

稱惠

詩人

連為小謝

稱惠

以四月為清和

今動以首蓿廣文稱教官余按非也唐開元中東宮官僚清淡薛令之為左庶子以詩自悼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首蓿上闌干蓋是東宮詹事等官非今之學博也說見宋林洪山家清供杜詩曰諸公袞袞登華省廣文先生官獨冷按唐書明皇愛鄭虔之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之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始就職是廣文者乃明皇為虔特設之館非今之學官也

今人動以金馬玉堂稱翰林余案宋玉風賦徜徉中庭北上玉堂古樂府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泛稱富貴之家非翰林也漢武帝命文學之士待詔金馬門金馬二字與文臣微有干涉至於谷永對成帝曰抑損椒房

玉堂之盛寵顏師古注玉堂嬖幸之舍也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殿閣三十二椒房玉堂在其中是玉堂乃宮闈妃嬪之所與翰林無干宋太宗淳化中賜翰林玉堂之署四字想從此遂專屬翰林耶

今稱人遷官曰鶯遷本詩經遷於喬木之義按伐木章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是嚶字不是鶯字嚶乃鳥之鳴聲耳綿蠻黃鳥當是鶯而又無遷喬字樣然唐人有鶯出谷詩題盧正道碑有鴻漸于磐鶯遷于木之文則以嚶為鶯自唐已然

生民之詩曰誕彌厥月毛箋誕大也彌終也此詩下有八誕字誕置之隘巷誕置之平林朱子以誕字為發語詞今以生日為誕日可嗤也余又按古人以宴享為禮而以介壽為節文故詩書所稱逐日可以為壽今人以生日為禮而以宴飲為節文故介壽必生日

珍珠船言萱草妓女也人以比母誤矣此說蓋本魏人吳普本草接毛詩焉得萱草言樹之背註云背北堂也人蓋因北堂而傳會于母也風土記云婦人有妊佩萱則生男故謂之宜男草西溪叢語宋姚寬撰言今人多

用北堂萱堂於鯀居之人。以其花未嘗雙開故也。似與比母之義尚遠。戴氏鼠璞云。魯頌所稱泮宮者。泮魯水也。非學宮也。若以泮水為半水。則下文泮林。豈是半林乎。况魯頌泮宮詩。乃是僖公獻馘演武之所。非尚文之地。王制。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是漢儒誤解魯頌。而至今因之。

杜詩有起居八座太夫人之句。今人以八人扛輿者為八座。按宋齊所云八座者。五尚書二僕射一令。唐六典曰。後漢以令僕射六曹尚書為八座。今以二丞相六尚書為八座。唐不置令。考宋書六典之言。是八座者八省之官。非八人卑之而行之謂也。南齊王融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是則有類今所稱八座之說矣。

老泉者。眉山蘇氏塋。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號。故子由祭子瞻文云。老泉之山歸骨其旁。而今人多指為其父明允之稱。蓋誤於梅都官有老泉詩宋梅聖俞官都官員外郎。故稱梅都官。蘇軾書梅聖俞詩後。家君與梅聖俞遊時余與子由年甚少。世未有知者。聖俞亟稱之。家有老人泉。聖俞作詩曰。泉下有老人。隱見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水樂未央。云云。老人泉在四川眉山縣東。故也。。

今人稱伶人女妝者為花旦。誤也。黃雪槎青樓集曰。凡妓以墨點面者號

花旦。蓋是女妓之名。非今之伶人也。鹽鐵論有胡蟲奇姐之語。方密之以奇姐為小旦。余按漢郊祀志。樂人有飾女妓者。此乃今之小旦。花旦奇姐二字。亦未必作小旦解。

程綿莊云。孔子廟有櫺星門。其誤已久。不可不知。詩經小序云。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漢高祖始令天下祀靈星。後漢書註云。靈星。天田星也。語見後漢書郊祀志正文。非註也。欲祭天者。先祭靈星。風俗通。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曰。惟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宋史禮志云。仁宗天聖六年。築南郊壇外。壇周以短垣。置靈星門。夫以郊壇外垣為靈星門者。所以象天之體。用之于聖廟。蓋以尊天者尊聖也。其移用之始。始于宋景定建康志。金陵新志。並言聖廟立靈星門。惟元志誤以靈作櫺。後人承而用之。亦不知義之所在矣。晉史天文志云。東方角二星為天關。其間天門。今竟改作踰過之義。則大謬矣。余戲題云。繹祭靈星有樂章。故將聖廟比天閣。如何解作踰過義。鑽入櫺橋上講堂。

劉孝威結客少年場云少年李六郡李使也故左氏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杜註李使人也凡言信者亦使人也古樂府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今誤以行李為作客之衣裝

今稱夫妻為結髮女拜曰斂衽皆誤也按李廣傳廣自結髮與匈奴戰蘇武詩結髮為夫妻泛稱自幼束髮之意非指稱結兩人之髮也成婚之夕男左女右合其髻曰結髮始於劉岳書儀戰國策江乙謂安陵君曰國人見君莫不斂衽而拜留侯世家曰陛下南面稱霸楚君必斂衽而朝皆指男子也今稱女拜為斂衽不知始於何時

今人稱詩題為題目按二字始見于世說山司徒前後選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晉山濤官吏部尚書所號拔才各為題目時稱山公故事皆如其言又時人欲題目高坐上人而未能桓公曰精神淵著是題目者品題之意非今之詩題文題也余到南海閱粵嶠志景炎二年端宗航海有香山人馬南寶獻粟助餉拜工部侍郎帝幸沙浦與丞相陳宜中少傅張世傑即主其家居數日廣州陷南寶募鄉兵千人扈送至香山島元兵追至碉州陳宜中走占城求救

帝崩衛王禹立走厓山以曾子淵充山陵使奉梓宮殯於南寶家宋亡南寶泣不食作詩曰目擊厓門天地改寸心不與夜潮消又曰眾星耿耿滄波底恨不同歸一少微後卒殉節其詩其事正史不傳故志之李太守棠喜晤故人云問年人是舊見面老驚新儲宗丞麟趾落齒云失輔悲新別觀頤念舊勵

江南俗例登科報捷者例用紅綾書喜帖方近雯名觀江都人嘗從學於朱真尊康熙進士官至有石川詩鈔陝西布政使方伯家本寒素舉京兆報到夫人倉猝無力買綾不得已截衫袖付之家婢戲云留取一半待明年中進士作賞先生聞之在長安寄詩云朔風寒到柔荑手憶殺麟衫兩袖紅次年果宴瓊林先生又寄詩云榜下憶來常欲泣朝中說去半能知

詩人能武藝自命英雄晚年有王處仲擊唾壺

晉王敦字處仲酒後輒誦魏武樂府老驥伏櫪志在

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如意擊唾壺為節壺口盡缺

之意許子遜詠飛將

漢李廣居右北平匈奴畏之號為飛將軍

垂老猶橫槊窮愁未廢詩薦章終日上不到傅修期

北史傅永傳永字修期為鎮南大史屢破敵

孝文帝數日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惟傳修期耳

沈子大詠懷云落筆一身膽結交寸心血醉

生白詠馬云爾不斷風雲矣可知俱享太平時

西林相公勦業巍巍而賦詩時有感慨石橋掃墓去石橋西下白楊堆宿
草初從煖氣回一陌紙錢三滴酒幾家墳上子孫來

詩有無意相同者徐夫人詠蝶云試向青陵臺上望可曾飛上別家枝
王次齊詠蝶云果是青陵舊魂魄不應到處宿花房

封氏聞見錄曰切字始於周顥顥好為體語因此切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分沈約遂因之而撰四聲譜沈括曾慥俱以切字始於西域佛家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而已無反切也吳解以為始於後魏校書令李啟撰聲韻十卷夏侯詠撰聲韻略十二卷李涪刊誤亦主其說至於叶韻之說古人所無顧亭林以為始於顏師古章懷太子二人王伯厚以為始於隋陸法言撰切韻五卷余按漢末涿郡高誘解淮南子呂氏春秋有急氣緩氣閉口籠口之法蓋反切之學實始於此而孫叔然炎猶在其後詩賦為文人興到之作不可為典要上林不產盧橘而相如賦有之甘泉不產玉樹而揚雄賦有之簡文雁門太守行而云日逐康居與月氏蕭子

暉隴頭水而云北注黃河東流白馬皆非題中所有之地蘇武詩有俯看江漢流之句其時武在長安安得有江漢爾雅山有穴為岫謝元暉詩總中列遠岫徐浩文孤岫龜形皆誤指為山巒劉琨答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塚宣尼即孔塚也謝眺秋懷詩雖好相如色不同長卿慢長卿即相如也康樂揚帆采石華挂席捨海月揚帆即挂席也孟浩然竹間殘照入池上夕陽微夕陽即殘照也使後人為之必有關門閉戶掩柴扉之謂矣杜少陵寄賈司馬詩諸生老伏虔東漢服虔並不老所云伏虔者伏生也伏生不名虔示僚奴阿奴云曾驚陶侃胡奴異胡奴侃之子非奴僕也不聞夏殷興中自誅褒妲褒妲是殷周人與夏無干

杜詩乘槎消息近無處問張騫此即世俗所傳張騫乘槎事也然宋之間詩云還將織女支機石重訪成都賣卜人是明用荆楚歲時記織女教問嚴君平事獨不知君平為王莽時人張騫乃武帝時人相去遠矣

汪韓門云檀弓齊莊公寵杞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孟子杞梁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左傳但言杞妻辭齊侯之弔而不言哭檀弓

孟子雖言哭。未言崩城事也。說苑立節篇云。其妻聞夫亡而哭。城為之弛。列女傳云。枕其夫之屍於城下。哭十日而城崩。亦未言長城也。長城築於齊威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而齊之長城。又非秦始皇所築長城。唐釋貫休乃為詩曰。秦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則竟以杞梁為秦時築城之人。而其妻所哭崩。乃即秦之長城矣。

俗傳梁瀨八十登科。有龍頭屬老成七言詩

宋蔡瀨猶城人。雍熙中進士。第一副恩詩云。天福三年來。

應舉雍熙二載始成名。饒他白髮巾中滿且喜。青雲足下生看榜已

無朋輩在歸家惟有子孫迎也。知年少登科好爭余龍頭屬老成。

一首

黃氏曰。抄朝野雜記。俱駁正之。以為瀨中狀元時。年纔二十六耳。余按宋史瀨本傳。雍熙二年舉進士。賜進士甲科。解褐大名府觀察推官。景德元年卒。年九十二。雍熙至景德相隔只餘十年。而瀨壽已九十二。則八十登科之說。未為無因。

班氏稱霍光不學無術。故不知伊尹放太甲之事。乃西京雜記載光答寧生兄弟書。先引殷王祖甲。再引許釐公。一產二女。楚唐勒一產二子。事甚博雅。蜀志劉巴輕張飛云。大丈夫何暇與兵子語。似飛椎魯無文。乃涪陵

有飛所作刀銘流光懸有飛所書題名石。前明張士環有詩云。江上祠堂橫劍珮。人間刀斗重銀釣。

宋人多稱曾子固不能詩。乃上元祥符寺宴集云。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瑤臺浸遠空。又享祀軍山廟歌。土膏起兮流泉駛兮。凡二百餘言。俱不減作者。

或問唐沈佺期詩云。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余按皇侃論語義疏云。冶長從衛還魯。見老嫗當道哭。問何為哭。云兒出未歸。冶長曰。頃聞鳥相呼。往某村食肉。得毋兒已死耶。嫗往視得兒尸。告村官。官曰。冶長不殺人。何由知兒尸。遂囚冶長。且曰。汝言能通鳥語。試果驗裁放汝。冶長在獄六十四。聞雀鳴而大笑。獄主問何笑。冶長曰。雀鳴噴噴喈喈。白蓮水邊有車翻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獄主往視果然。乃白村官而釋之。余愛雀言音節天然。有類古樂府。

蕭子榮日出東南隅云。三五前年暮。四五今年朝。梁元帝法寶聯璧序云。相兼二八。將兼四七。此等算博士語。最為可笑。其濫觴蓋起於東漢。唐君

頌曰五六六七訓道若神用曾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也棠邑費鳳碑曰菲五五言居喪菲食二十五月也皆割裂太過不成文理或問梅定九先生詩云乾道炎三伏坤靈樂四遊作何解余按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註三伏始於秦周無伏也劉熙釋名云金氣伏藏也故三伏皆庚王大可云三伏者庚金伏於夏火之下金畏火故曰伏惟四遊不得其解後見尚書考靈耀曰地體雖靜而終身旋轉如人坐舟中舟自行動人不能知春星西遊夏星北遊秋星東遊冬星南遊一年之中地有四遊此定九先生之所本也

毛西河以詩賦為試帖按唐明經先帖文然後試帖經之法以所習經帖其兩端中留一行試之非指詩賦也然明經亦有試詩者王貞白有帖經日試宮中瑞蓮詩

今舉予于場前揣主司所命題而預作之號曰擬題按宋何承天私造饒歌十五篇不沿舊曲而以己意詠之號曰擬題此二字之始今遂以為士子揣摩之稱

俗傳黃崇嘏為女狀元。按十國春秋崇嘏好男裝以失火繫獄。邛州刺史周庠愛其丰采，欲妻以女。乃獻詩云：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驚召問，乃黃使君女也。幼失父母，與老嫗同居，命攝司戶參軍已而乞罷歸。不知所終。今世俗訛稱女狀元者，以其獻詩時自稱鄉貢進士故也。嚴冬友曰：徐文長四聲猿劇末一折為女狀元，即崇嘏事。此俗稱之始。孔毅夫雜說稱退之晚年服金石藥致死，引香山詩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為證。呂汲公辨之云：衛中立字退之，餌金石求不死反死。中立與香山交好，非韓退之也。韓公之痛詆金石，已見李崖中諸人墓志矣，豈有身反服之之理。

近人新婚禮，著作儀妝詩，其風頗古。按先詩關繩車之奏兮一章申豐曰：直至中興，士特行親迎之禮，其後割之而作是焉。北齊昏禮設青廬，夫家須百餘人，挾琴子呼新婦，催出來。唐因之，有催妝詩。申守歲以皇后乳母輒掌事，從一誦知新詩數首。大德中，兩平王，婦女適紅葉社。洪子時已昏暝，令人走色障垂幕于湯池貴舍，申東四大新紙尚黑而成，即催妝也。

芥德筆記輯錄錄俱云余讀至門時傳所載人稱李穀地廢人已然白
樂天春深娶婦詩云青衣捧醉酒錄練一降年
雨新人宅堂參拜謂之拜堂廢人王建失銳利雙林行酒六親喜我家新
婦宜拜堂

詩能令人笑者必佳雲松詠眼鏡云長繩雙日繫橫橋一鼻跨古漁客鄙
云近來翻厭夢夜夜到家鄉張文端公云姑作欺人語報國在文章尹似
村詠貧云笥能有幾衣頗典錢值無多畫幸存劉春池立春云門前久已
無車馬尚有人來送土牛古漁哭陳楚筠云才可閉門身便死書生強健
要饑寒蔣心餘詠京師雞毛炕云天明出街寒蟲號自恨不如雞有毛香
亭和余詠帳云垂處便宜人語細余乍讀便笑香亭問故余曰縱粗豪客
斷無在帳中喊叫之理又詠杖曰隔戶聲先步履來皆真得妙

曹震亭名學詩字以南人乾隆進士官內閣中書有杏雪文抄與史培岡或作鉢同名震林金壇人
陽教等潛心仙佛好為幽冷之詩曹云肅肅秋乾風蕭曠野無已橋孤朽柱
搖落日動野水史云一峰兩峰陰三更五更雨冷月破雲來白衣坐幽女